



杨益言 著

重庆出版社

秘密世界

秘 密 世 界

杨 益 言 著

重 庆 出 版 社

一九八七年·重庆



杨 益 言 著
秘 密 世 界

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7.75 插页2 字数352千
1987年11月第一版 1987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印数: 1—155,000

*

ISBN 7-5366-0368-1

I. 71

书号: 10114·355 定价: 2.95元

序



我总爱想着今天，向往着未来。但有时候，我却被一些难忘的往事所吸引。坦白地说，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，就是这样的事；它使我前后牵挂了许多年。

1961年底，小说《红岩》出版以后。国内外读者不断地写信，向我们打听这本小说人物之一华子良的种种问题。比如，他的身世、经历，他为什么会那么坚强、富于斗争经验，等等。有的读者还对这个小说人物的模特儿，提出了种种猜想和传说。这自然使我们也感到了极大的兴趣。这样的信和口头询问太多了，使人很难一一作

答，就想，好罢，不如再写一本关于他的书。

正当我们准备动手写作的时候，我们收到共青团中央转给我们一部厚厚的书稿。书稿是连同一批青年读者来信一起寄给我们的。青年读者的来信，大多讲的是同一件事：希望对华子良这个人物有更多的了解。那部书稿则是一个老同志所写，要团中央转给我们的。书稿没有署名，字迹潦草，头绪纷繁。看得出来，作者是在一种十分激动的情绪之下匆匆写成，顾不及抄正，就匆匆寄出的。但一细看，我们立刻便被它描写的对象和内容吸引住了。它主要写的就是华子良的故事，它所写的一切和我们想的竟是那样地不谋而合。我们当即决定，替它略加整理，抄正出来。我们当然没有想到，正当我们开始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，十年内乱开始，罗广斌被迫害死去，我失去自由，这部书稿被抄，不知去向。

十年内乱过去之后，尽管我一再希冀有一天会寻到那部书稿，但年年月月过去了，带给我的总是失望。

直到它失踪二十年之后，一九八六年三月，我才意外地收到了一个不小的包裹。寄者没有署名，也没有留下地址，只是包里附了一页非常简单的说明：有一条铁路要通过重庆“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”旧址，寄者参加了这段铁路的修建工程，在开挖土石方时，偶然挖出了这部字迹潦草的稿子。他带在身边已经多年，久久无法辨认，也就不想再予保留，现特寄给我，看看能否辨认，能否有点用处？

拆开包裹，我就觉得：它就像那部早已失去了的稿子。由于岁月和风雨的侵蚀，纸变了色。开头若干页，甚至连笔

墨的痕迹也仿佛不曾有过。我耐心地往后翻阅下去，才间或寻到许多模糊、零乱的字迹。尽管它极模糊，但我毕竟认定，它正是我在梦中寻觅了多年的那部书稿。

“马上把它抄出来！”我只能这么想，“趁我现在还能勉强辨认，还依稀记得它的大意，还可以帮它回忆补充出来。”

到此，我就再也没有什么需要讲了。当然，我还要特别谢谢那位没有署名的寄回那草稿的人，否则，即使我记忆力再好，恐怕也难以把这部完整的书稿呈献在读者面前了。

下面，就是我抄出的这部书稿原文——

杨 益 官

一九八六年夏

自然界几乎无处没有它的奥秘，即使再过多少年，再过多少世纪，它的那些奥秘也许还有许多，一直深藏在它秘密的宝库里。人类社会是否也存在着和自然界相似的这种现象？人们要发现这种秘密，是否就像人类要揭示大自然的奥秘那样，不仅需要耐心，而且还需要某种机遇和条件？

这答案，也许是肯定的。

这答案，自然也是可能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寻到的。

本书笔触将要触及到的，正是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，一个为当代人所绝难了解的秘密。

当然，要不是有人——由于特别的历史渊源和机遇——曾经进入了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中形成的一个特别小社会，要不是又经过了几十年岁月的流逝，本书是绝难对这个特别世界这样加以描述的……

第一章

夜幕渐渐垂落下来。街边的路灯在凛冽的寒风中闪着昏暗的光。纷纷扬扬的雪花在古城上空飞舞。

尽管是兵荒马乱、国难日蹙的年月，只要还有列车开行，北平火车站附近总是熙熙攘攘，人来人往。街沿两旁，稀稀落落的烟摊、酒店、饼铺，亮着电石灯、煤气灯。行色匆匆的人流，咕噜噜缓慢行进的大车，拥塞在这风雪弥漫的小小世界。

几天前，他和施飘萍刚到北平时，火车站附近就是这幅杂乱景象。此刻，他俩又在这儿来了。施飘萍左手挽着个特制的竹篮，盛满了鸡蛋，篮底藏着份机密文

件。她还是刚来北平时那身装束：一色的青布棉袄棉裤，宽大的白绒线织的围巾，像顶风雪帽似的裹住了她的头和颈项，只露出一张带着几分稚气的脸。一绺刘海在她额前迎风飘拂，一对明亮的眼睛洋溢着兴奋的光泽。

他俩好似一对兄妹，肩并肩走着，不时让过拥挤的人群，走得很慢。施飘萍低声地向他倾诉着什么，仿佛分别这两天，她心里就蓄满了吐不尽的话语。他呢，默默地听着，脑子里却在考虑怎样向她讲清，他们的旅程并没有终结，前面还有一段很艰难的路。

是的，一到北平，他在紫禁城附近安顿好施飘萍就同她分手了。虽然分别不过两天，但在这斗争极其严酷、形势瞬息万变的时刻，这两天简直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世纪。然而此刻，他同她又要分手了，她——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子，能够理解么？

突然，一股旋风带着尖利的呼啸，近面扑来。他俩站住了。就在这一瞬间，他仿佛又钻进了那个茫茫的雪原……

那是一个风雪世界。他肩上搭着个布袋，离开北平，几乎已跋涉了一整天。漫天的风雪，使天空越来越昏暗。只能凭着耀眼的雪光才能辨清前面的路。他疲倦极了，但他不能停步，他必须在杳无人迹的雪野上，找到那间土屋。他相信：只要找到它，他就会得到温暖，离开故乡以来的焦灼不安，就会变成一种欢乐，就会在他心里燃起一股熊熊的火。

他顶着风雪，艰难地挪动着脚步。刚绕过一堆土丘，隐隐

……约约闪现出一座孤独的土屋的影子。屋旁，三棵巨松昂然挺立。他眼前一亮，加快了步伐。

近了。一切都看清楚了：耀眼的冰柱从松枝间垂下来，和屋顶上的积雪几乎连在了一起；一扇门紧闭着，屋基陷在雪地里；门顶上嵌着玻璃窗，窗玻璃上醒目地贴着一对小猫的红色剪纸——安全的标志。

对了，就是这儿！他兴奋地拍响了木板门。

“砰！砰砰！砰！砰砰！”

他仿佛听到自己剧烈的心跳，觉得，一旦门打开，他定会扑上前去：同志！可找到你们了！……

然而，没有响动。只听见暴烈的风雪在黄昏的原野上空呼啸。他将肩上的布袋取下来，拂去了雪，又去拍门。

“砰！砰砰！砰！砰砰！”

他拍得更响了。声音的节奏是按规定发出的，这没有错。他静静地等待着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仍然没有回应。他蓦地警觉起来，急转身撩起了棉袍的下摆，正要举步，忽然听见“吱吱”一阵响。他回头一看，那门裂开了一条缝，一团浓烈的酒气扑了出来。

门开了。一个身披黑羊皮长袍的壮汉手提把铁锹，堵在门口。那张宽大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，两颊长着黑森的胡髭，一对机警的眼睛四下一扫，忽然似醉非醉地眯缝起来，也斜着他。

“见鬼！你我素不相识，你敲我这门干啥？”

“请问，这是沙河村？”他一步上前，急促地问，“沙松林

沙大哥的家是在这里？”

大胡子冷冷地打量着他，木然不动。好一会儿，才又吐出了几个字：“找他干啥？”

“借只猎枪。”

“你想打猎吗？”

“碰碰运气呗！”对上暗语，他笑了。“妈叫我还他三尺青布，我带来了。”

大胡子眼睛一眯，眼珠子又一转，忽地拉住了他：“有箭，进屋谈。”

半明半暗的土屋里，生着地炉子，他顿时感到浑身暖融融的。他等大胡子掩上板门，便从布袋里取出一段青布递了过去。大胡子接过青布，抖开来看了又看，终于在布头上发现了一个用香火烧的小洞，满意了，向他伸出一双大手：“早听说你要来，正等着你呢——同志！没想到你在这大雪天闯来了。冻坏了吧？哦，你一定饿了。来，宽宽衣，啃个窝窝头，喝点二锅头，暖和暖和！”说着，亲热地拍拍他的肩头。不待他回话，一转身从地炉边取出盘热气腾腾的窝窝头来，又向挂着门帘的里屋喊道：“喂，给这位远道来找沙大哥的朋友烫壶热酒。瞧他——快冻成雪人啦！”

他这时才发现，门帘那边还有一间屋，不知道有什么人住在里面。听大胡子刚才那句话，大胡子显然不是沙大哥。他忍不住问道：“喂，沙大哥不在吗？”

“呵呵，你真急！看来跟我一样，是个烈性子。”大胡子给地炉子添了点煤，倒了碗冷酒递给他，“坐吧。别急，会见

到他的。今晚就住在这儿。你得先填饱肚子。来，趁热吃。”

大胡子招呼他在地炉子边坐下来，让他拣了个窝窝头。他也真觉得饿了，也就不客气地吃起来。

“我说，你大概是急着到那边去吧？”大胡子喝了口酒，地炉子的火光把他那对机警的眼睛映得透亮。

“哪边？”他停止了咀嚼。

“关外。”大胡子笑着。

“最近能有机会走么？”他兴奋起来。

“你想明天就走吧？”大胡子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，一眨眼睛，“不过，你这个南方人，真想闯关外，我看，得先学会喝几碗酒。”

他接过酒碗一饮而尽，不无疑惑地问：“你说，明天真能走吗？”

“要想明天走，你也得好好休息。”大胡子站了起来，“哦，你一定不习惯辣椒拌窝窝头喝酒吧？我去找点下酒菜来。”说罢，像一阵风钻进里屋去了。

大胡子丢下一句不很肯定的话，却使他感到异常兴奋。他总算找到他历尽艰辛寻找的联络站了。虽然他还没有见到沙大哥，还不能说正式接上了关系。但是，大胡子的机警、爽朗、热情，特别是在仔细地检查过青布之后，紧握住他双手，称他为“同志”，是那样严肃而又亲切，都使他深信：我们党设在这偏僻破烂的土屋里的这个秘密联络站，是掌握在一批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同志手里的，是完全可以信赖的。

大胡子刚才添进地炉子里的煤块燃旺了，一片红光映满

土屋。屋子很简陋，除了几件普通农家的家俱，几乎没有什么陈设。四壁糊得严严的，连通向里屋的那张门帘也很厚重。先前还有一丝光亮从那贴着剪纸的玻璃窗透进来，现在却不见亮光了。大概已经天黑了吧？只听得见屋外尖啸的风声，一阵紧似一阵。相形之下，这散发着浓郁酒香的土屋里，更格外显得安详、静谧，如春一般的温暖。

刚才，大胡子说，要想明天走——明天果真能走么？哦，那冰天雪地的战场，多么令人向往！那里，是敌人的后方，又是抗日联军的前线；那里，祖国的土地遭到敌寇铁蹄的蹂躏，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点燃了抗战的烽火；那里，冰天雪地，饥寒交迫，日寇、汉奸的铁丝网、封锁线，妄图构筑一个禁锢的世界，却禁锢不住为民族存亡奋斗的勇士们热血沸腾……

他也真的热血沸腾了。自己千里迢迢跑来找党干什么？不正是为了想投入那血火交迸的战斗吗？无数的先驱者，那些为民族解放而舍死忘生奋斗的人们，已经开创了敌后游击战争的伟业，他，一个共产党人，能不投身战场吗？是的，见到沙大哥，一定要坚决请求批准，明天就奔赴关外。他愿让自己的鲜血，洒遍那白雪皑皑的土地，他甚至听到了“突突突”的枪声！……

枪声？哪儿来的枪声？他蓦地惊醒过来，才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竟睡过去了。跋涉了一整天，他实在太疲倦。炉火散射出幽幽的光，屋子里静极了。他抬眼四顾，除了自己，空无一人。大胡子说是去拿一点酒菜，怎么还没有回来？他不像是那种拖拖沓沓的人呀，真奇怪。

“突突突……”

原野上又传来一阵尖啸。他猛地跳了起来，扑到门边，屏息聆听。听清了，那是摩托车奔驰的声音。他的眼前倏地闪过插着太阳旗的摩托车队的影子——今天早上，他在北平城里就见到过那群豺狼。

有情况？他一闪念便冲向里屋。厚重的门帘忽然撩开了。大胡子握着把明晃晃的尖刀，一把抓住了他：“走！”

简直来不及作出任何判断，也不容提出任何询问，他立即跟随大胡子穿过里屋，钻出后门，扑进了黑夜。

一阵刺骨的寒风卷起雪尘，他看不清方向，也看不清道路，只模模糊糊地看见前面有两个黑影在急驰。“紧跟上去！”大胡子在身后催促他。雪积得很深，他跌跌撞撞地摔了一跤。一只有力的手将他提了起来，推搡着他。很快，他们转进了一道山沟，隐没进了一丛小树林。那可疑的摩托车队狼嚎般的尖啸，终于听不见了。

他们继续赶了一程路，总算来到一幢低矮的土屋前。门已经打开了，大胡子将他一推，他几乎是一个趔趄跌进了门去。立即，一束从号志灯里射出的夺目的光照在他脸上。他顿时眼花了，什么也看不清。只听得“当”地一声，大胡子那把尖刀插在了一张木桌上。

“你——到底是谁派来的？”大胡子喝问。他仿佛听到一声炸雷。

“说！……说！”雷声隆隆，在不同的角落震响。

他震惊了，到底是敌人还是同志？是接上了关系还是落

入了虎口？该出其不意地打熄那盏号志灯，还是……？他早就听说曾发生过这样的事，狡猾的敌人破坏了我地下联络站，常不露声色地埋伏下来，以便施展他们的阴谋。眼前的情况，难道是敌人早已布好的圈套吗？不，不大可能。他是今天一早就接到上级的通知赶来的，这里如已发生了变故，上级就不可能通知他，何况，他来是异常机密的，路上并没有发生任何可疑的情况。再说，如果是敌人，他们又何必要避开摩托车队，把他带进这荒僻的山沟里来？而且，他深信自己的观察：大胡子是个很机警的人，那气质不大像是敌人的鹰犬……

他镇静下来了，坦然地说：“我，是专程来找沙松林沙大哥的。你们让我见见他吧！”

“胡说！谁信你那一套！”

“想得倒好！给他点利害尝尝！”

“哗啦”一声，燃着微火的地炉边，一块木板被掀开了。他还没有回过神来，被猛地一推，便跌进了一个坑里。号志灯的亮光紧紧照着他。

他抗议了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”

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说！”

“自己人——同志。”

话犹未了，一铲泥土飞落下来。没有人再说话，只有沙沙的铲土声打破了这严酷的沉默。冰块似的泥土，掩住了他的脚，埋住了他的腿，两双铁钳般的手紧紧抓住他的双臂，一点也不能动弹。

完全是对付敌人的手段！他想。斗争太严酷了，一定出现了极其复杂的情况。什么情况呢？他无从知道。他，一个共产党人，难道竟会无辜地牺牲在自己同志的手里么？……

有一朵通红的火光一闪，照亮了大胡子冷峻的脸。大胡子在点烟，那双眉紧蹙的眼睛疑惑地盯着他。

火光熄灭了，他心中却蓦地燃起了希望：不，这些同志是不会蛮干到底的，他们大约也碰到了什么一时难以澄清的意外。记得，上级要他来这绝密联络站建立关系之前，曾对他讲过，目前北平虽然还没有沦陷，敌人和卖国贼早已勾结在一起了，日寇和反动派的特务机关狼狈为奸，十分猖獗。形势错综复杂，要有应付非常事变的思想准备，要相信联络站的同志，必要时可以把自己的一切告诉特别支部的负责人。

但谁是特别支部的负责人呢？是沙大哥么？他又在哪儿？

飞来的泥土越埋越高，他的半个身子几乎都被埋住了。他感到浑身肿胀，麻木，呼吸愈来愈困难，似乎快要晕过去了。

“你们让我见见沙大哥。”他刚吐出这句话，他的眼睛忽然被一块黑布蒙上了。

一阵脚步声踏进小屋，铲土的声浪顿时停下来。屋子里的空气好像突然凝结。

“谁派你来的？”沉默一会儿，有人问话了。

这不是大胡子的声音。是沙大哥么？他想。迅即答道：“唐师傅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